

花鸟岛·初见

□张灵姬

一颗有棱角的珍珠，不媚于迎合俗世的审美，在长江与钱塘江的冲刷下，静谧地折射着东海岛屿独特的光芒。即便是在海边出生的我，也忍不住想拥她入怀。

——记我与花鸟岛的初见

海·礁

花鸟岛凹凸有致的身形，让这边的渔夫人都爱把屋子建在半山腰和靠近码头的地方，沿山层层叠叠的屋子很少有遮挡别家阳光的。几乎各家的阳台都是观海的好点儿，甚是让人羡慕。

推开窗户，不远处，海浪在沙滩上扑腾，发出低沉的召唤声，这是邀请我去玩耍吗？我刚刚想眨眼答应，海浪早就扑到了礁石上，泛起白色的泡沫，簇拥着礁石嬉戏玩闹。礁石的表面经过常年冲刷显得光滑发亮，沙滩上的颜色偏黄些；裸露在近海面的像极了滑滑的黑泥鳅；海面上的轮廓各异，在波光点点的背景下显得孤独神秘，坚韧笃定。

海与礁的互动时而亲昵绵长，时而安静和祥，时而激情四射……甚像一对甜蜜的情侣。看海才能捕捉到真正的“站在礁石上，眺望大海和你”的渔家情愫吧。



记者 沈磊 摄

石·花

用形状各异的石头垒成的屋子，没有花哨的瓷砖、锃亮的瓷碗，却显得规整简约、大气厚重。由于明清的海禁，花鸟岛上的石头房历史大多在一百年左右。他们并不像古建筑那般华丽地让现代人惊叹，却在山海间宛如出苗成

型，与自然融合得天衣无缝，轻而易举地抓住你心底的那份柔软。

石头房是渔家人为了防风浪腐蚀就地取材不得已而为之，如今屋子里还散发着质朴的生活气息。这股气息如同在石头缝里长出来的石艾。

当然石艾长得最美的都在海边的岩礁上。我瞧过渔家人自家栽种的，确实有野生的苍劲。石艾的叶片在初春三月就显得有肉质感了，簇

桥

□周江川

我喜欢桥，它能给我带来莫名的喜悦。这种喜悦包裹了新鲜与神秘，挑拨了心情，可以细细品味。宛如在炎炎夏日的山林中，突然遇到甘甜的山泉。无论身在何处，若是偶见了河流，我的脑海中首先迸发出的念头定是：有桥吗？它在哪里？

没有亲身探索的未知领域，总是让人神往。河的那边会有什么？对彼岸的好奇，便化作了桥的影子，牵引着我沿着河岸慢慢去寻觅。在建筑学上，弧形或者是拱形，是分散压力的一种结构。建筑大师奥斯卡·尼迈耶说：曲线才是宇宙的真谛。

年少时的我，多见到的是拥有曲线美的拱形桥。但，始终留在我脑海中的一座桥，却是只有四根铁管并行排列的“铁管桥”。

“黄河孤岛103电厂”和“黄河孤岛103马儿院”之间被一条十几米宽的河流分隔，我家住

在“103马儿院”。河上有一座只能容纳一人通过的“铁管桥”，若是晚上在“103电厂”看完电影，这座桥便是我和家人回家的必经之路。

小时候的夜空是有繁星璀璨的，若碰到晴朗天气，月满枝头，只需有月光和星星的陪伴，无须其他刻意的照明。看完露天电影后，回家的路总会变得很短，很快乐。

但是，每每要过桥的时候，所有的“快乐”都会戛然而止。无论是桥的这头还是那头，两边的人都会停止大声喧哗，月光下只留下窃窃私语。站在桥两边的人都努力地盯着桥面，似乎害怕有太大的噪声会惊吓了正在过桥的行人。

没有拥挤，没有吵闹，只有谦让和明亮的月光照在“铁管桥”上。桥这边，人在静静地过；桥那边，家人和朋友在静静地等。

岁月如梭，多年以后这座窄窄的“铁管桥”始终在我心中荡漾徘徊。那些年，走过无数

次，虽然从未见过有人在这座窄窄的桥上落入河中。

许多座桥在我生命的河流中停留过、惊艳过，但都没有“铁管桥”给我留下的记忆刻骨铭心，只到有一天我来到了舟山的鱼山岛工作。

我见到了“跨海大桥”！“跨海大桥”，是“海”，“东海”，不是“河流”！

它们横跨了大海中的座座岛屿，沐浴在海风与海浪的洗礼中，一眼望不见尽头。在东海一望无际的海面上，稳如泰山，坚若磐石，摇曳在碧海蓝天下。远观“如巨龙欲腾空而起”，近望“似航母浮大海而行”。它们可以禁得起海上台风的肆虐，可以迎接每天的朝阳与晚霞绝美的海天一色，可以时时刻刻地等待“晚归”的渔民。

桥面上车流穿梭，白云浮顶。高耸的“桥塔”屹立在海面上，铁骨铮铮、挺拔雄伟，高

傲犀利地守护着大桥，守护着东海。桥塔两侧的“铁索”排列成“弦”，在海风的弹奏下，空籁声声漫天舞，领悟着人间沧桑，看透了凡尘往事。

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，舟山共建成跨海大桥几十座，这些大桥横跨于各岛之间，成为海岛经济的生命线。每次驱车行驶在大桥上，我都惊叹，有百米高、数米直径的桥墩是如何稳稳地定在海中的，其设计、施工难度可想而知。

每到此时，心中对中国桥梁建筑者们的智慧和胆魄便由衷地敬佩！他们让千万年与大陆隔海相望的舟山同大陆牵手相依，让舟山人弃水登陆，直抵彼岸，实现了舟山人祖祖辈辈的登陆梦想！

小时候的“铁管桥”连接着快乐的彼岸，回家的路。如今的“跨海大桥”连接着奋斗的人群，思念的家。

灯塔·沙

“我是花鸟灯塔的守塔人。”眼前瘦瘦高高的大伯满眼的自豪。这座远东第一灯塔坐落于花鸟岛西北角的山嘴上，除了常年的来往游客，常住的人甚少。守塔人遇到节假日几乎也少回去，一年一两次的家庭团聚他们格外珍惜。

花鸟岛的灯塔是中国舟山群岛最北端、长江口至太平洋航线上的特大型灯塔。日落点灯，灯塔的聚光灯向24海里外发射出温暖的光芒，让远洋的捕鱼人和运输者能找到依靠的方向。茫茫大海中，花鸟岛的守塔人告诉你，我们同在。

百年灯塔传递百年温情，守塔人的守望也被花鸟岛的艺术家用彩沙细腻地表达。

玻璃瓶里的彩沙灯塔充满奇幻，焕发着富有生气的活力，似乎悄悄地在诉说，灯塔里的引领，坚守与耕耘。

摇起大橹，到东极去挖乌贼

□史明忠

做梦都没有想到，东极列岛地僻人稀，远离大陆，如今竟然成了旅游的打卡热地。真所谓沧海桑田，世事难测。到东极看海沐风，谈情说爱，品海鲜，听传说的红男绿女，犹如赶庙会一般，经常弄得轮船码头一票难求。

小时候常听老辈人说“东极，东极，无风三尺浪，有风浪过岗”“青滨庙子湖，菩萨穿兜裤”“东极山，东极山，洋生乌贼堆成山”。在我幼小的心里，对东极充满了好奇心，常想着等我长大了，一定要到东极去一探究竟。

1969年，我15岁，跟外公表哥到东极去挖乌贼。

挖乌贼这一传统的捕捞乌贼方式不知始于什么年代，但至少延续几百年了吧，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，随着乌贼资源急剧衰退，才随之消失。

每年的五月初到六月中旬，即立夏到芒种这一时段，是中街山一带乌贼旺发的季节，旧时叫作洋生。

捕捞乌贼主要有两种作业方式，一种是大船捕捞，舟山人叫阿乌贼，一种是没有动力的小船捕捞，叫挖乌贼。挖乌贼的主渔场就是东极各岛礁之间的海区。挖乌贼时，渔民摇着小船，贴着礁石的边沿，拖着放入海中的渔网进行捕捞。挖乌贼的小船比小舢板大一点，小的只有两三吨，大的也就是四五吨，全靠人力和帆推进。人力主要靠两支橹一支桨。

每只挖乌贼船需要三四个人。最主要的人员称挖手，他的职责是掌控挖网，选择挖地和放网、起网；其次是摇大橹，他既是船的推进力，又要按照挖手的指令，掌握船的行进方向和速度；再次是摇舱橹，他只管奋力摇橹，是船行进的主要动力；最小是扳桨的，一般是力气比较小的年老或年少者。我就是那个最小的一扳桨。

挖乌贼的网叫挖网。网的上网用一根毛竹固定牢，把网撑开，竹杆上再绑上浮子。竹杆长短即是上网宽度，一般在三四米（网过大，船摇不动），下网的纲绳要比上网长好多，并把中间用绳子掣起来在上纲中间扎牢。使下网形成两个扇形的网口，可贴近礁石。下网的沉子是用铜钱串起来的，每隔三十厘米串一只木头做的轱辘，可以自由转动，这样可使挖网在礁石间拖捕时不被或者少被钩住、挂住。

出洋之前要做很多准备工作，除修整船只、网具，备足柴、米、油、盐、咸菜、淡水之外，最主要的是必须去一趟宁波，采购毛竹、篁、油毛毡等物件。

一切准备工作就绪，提前吃过立夏的茶叶蛋，挖乌贼的就出洋了。船先从沈家门出港，出半升洞。如果风向好，潮水好，就可以落舱起篷，到塘头嘴后转舵向东，一直向东极方向驶去，一般三个小时左右可到达。如果风向、潮水不好，就要四五个小时才能到达。

船上除挖乌贼的舟山人外，还有几名妇女，有的还有半大孩子，都是家属，他们是到厂地剖乌贼、晒乌贼盐和烧饭去的。

到东极后，先要上岛搭厂。所谓搭厂，就是用毛竹、篁、油毛毡搭建的棚屋，用以住人、烧饭、做仓库存放乌贼盐。

挖乌贼要看潮水，最好是浅水。所谓浅水，就是由小水翻到大水，或由大水翻到小水的三天过渡期。由大水翻小水的过渡期，舟山老渔民也叫作旺五头。舟山民间有关于潮汐的谚语，“初二、十六大潮汛，初八、廿三当小水；初二、十六昼过平，潮水落出吃点心；初八、廿三潮，早夜落半潮；廿七、十二（均为浅水）鸡啼涨，潮到滩前天大亮。”这是舟山渔民的智慧结晶。因为浅水潮流不急也不缓，便于

挖乌贼作业；旺涨水或者旺落水时潮流很急，下网挖乌贼时倒是很轻松，但挖好后，船变重想再摇回来，那是很困难的，弄不好船会被潮流带走，十分危险；如遇小水，因潮流缓慢，挖网阻力大，船摇不动，也很吃力。挖上来的乌贼全部送到岸上，然后剖的剖，挖的挖，挖干净的乌贼海水一冲，立马在礁石上晒，挖出来的鳃肠，雌的有卵黄（现在叫目鱼蛋）可以晒卵黄饼。

遇到雨天，那才是最要命的，透骨新鲜的乌贼，几天以后就变成烂红皮，卖不出好价钱了。乌贼产卵很有趣，屁股朝上，头朝下，用须上的吸盘吸住礁石，倒笃着一把把子放完，然后离去。所以挖乌贼时一定要让挖网的下网紧贴礁石。

到东极来挖乌贼的，不仅有舟山本地的，还有浙江沿海其他地方的，就连福建的也有，多的时候有四五百只挖乌贼船，场面十分壮观。

挖乌贼时，一旦船底被礁石撞漏，那是很危险的，但是老渔民会根据漏洞的大小，用布袋装进来，堵住漏洞，再用木板按桅柱的间距取定长度，压在米袋上，再在木板两头将钉子钉在桅柱上，米遇水发胀，漏就堵住了。东极的海水湛蓝湛蓝的，深邃而神秘。在没有月亮的夜晚，一望无际的大海，在星光的辉映下，泛着粼粼的波光。乌贼们成群结队地涌向岛礁产卵繁衍，周身放射出幽幽的蓝光，在礁石周围，会同海的波光，仿佛让人进入了梦幻世界。

端午节到了，乌贼汛就要结束了。挖乌贼人有句老话，“端午请菩萨，端六分乌贼”。大家把晒干的乌贼盐称好分好，装上小船。

端午时节，正是起东南风的季节，小船们张起风帆，满载着丰收向家驶来。

四月天
到嵎泗六井潭

□俞跃辉

沿着海边的栈道闲庭信步

大海波澜不惊

我一一指认着对面的岛屿

这是绿华

这是花鸟

这是黄龙

这些岛屿如雷贯耳

却第一次在我的视线里对号入座

她们普普通通地卧在海天之间

苍青色的植物

白色而遥远的房子

一些岛礁和海湾

普普通通中掩不住风华绝代

让我经不住要去飞临她们的领地

走遍每个角落

在嵎泗的最东端

茫茫东海浩浩汤汤

无数条船驶来驶去

我从暮春的树叶和野花中望去

大海和岛屿美丽如斯

六井潭

陆之尽头

一盏灯塔指着茫茫东海